

红色记忆

延安诗二首

陈国良

红旗所指
就是他们勇往直前的方向
永远
有这样一群人
不要问他们从哪里来
他们的母亲是黄河长江
不要问他们到哪里去
中华大地是他们生根发芽的土壤
春风吹来
处处洋溢着蓬勃生机
还有无限的春光

◇有这样一群人

清秋
阳光下，高原一片金光
延安的宝塔
没有因为高楼林立而收缩它的光芒
延河水也没有因为干旱而改变它的方向
几十年前
有这样一群人
来自四面八方
怀揣梦想
经过宝塔的熔炼、延河的洗礼
他们奔赴抗日前线
冲向杀敌的战场
用热血和生命
让胜利的旗帜在神州高高飘扬
今天
有这样一群人
身体内遗传了炎黄的基因
流淌着先贤的血液
一批又一批
聚集在黄土高坡上
来
是为了汲取精神的营养
去
是用智慧和力量
支撑民族复兴的战场
虽然没有青春的年华
精神却永远昂扬向上
在平凡的岗位
他们依然激情飞扬
虽然没有强健的体魄
却有钢铁般的意志
千斤重担
撼动不了他们坚挺的脊梁
虽然没有激昂的口号
心中却有澎湃的信仰
只要有召唤

迷你四驱车

黄孙赫

了两次，这两次变向是一辆迷你四驱车能否平稳“四驱”的根基，根基不稳就肯定会出现问题。区别于安上电池就能动的“黑匣子”玩具，这两次动力变向都是我一步一步安装调试完成的，动力在齿轮系统中实现了不同平面的变向——这在我的胚胎物理思维中本是天方夜谭，我觉得这是一个空间上的穿越问题，相当于一个苹果落到了牛顿的头上，然后苹果倒了。所以我童年的一部分时间，都在不断尝试调整苹果向牛顿的头的角度，使苹果准确倒向一个胜利且光明的方向。

而我在这个穿越的问题上，还是差点走上歪路。这源于一次迷你四驱车比赛中，一位同龄参赛者对我的点拨。当时他看着我反复摆弄着心爱的车子，沉思良久，默默地伸出拇指和食指，小鸡啄米般抽走了车上的前后传动轴，四驱变成了两驱，这样，就在整个机械流程中规避了百分之五十的故障风险，同时摩擦、损耗小了，车跑得更快了。这个举动几乎摧毁我心中刚翻修过的物理学大楼，相当于我还在研究苹果掉落角度的时候，他一刀劈倒了苹果树，然后手动使其指向胜利且光明的方向。

虽然这位点拨者和他的迷你四驱车被取消了参赛资格，却依然给了我极大的触动，原来我是如此的迟钝与保守，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解决迷你四驱车前后传动故障的办法，就是没有前后传动，解决腰酸背痛腿抽筋的办法，就是切除腰、背和腿，我不禁感叹人生就是一场大型的脑筋急转弯。

在这场比赛的最后阶段，我的迷你四驱车飞出赛道，丧失了比赛能力。赛后我不断尝试完美地解决这个问题，随着尝试与改装的深入，我发现迷你四驱车本身是一个反赛道的东西，它的每一个初始零件仅赋予它一条既不会转弯、又无法减速的“赛道”。梦想嘛，不现实怎么算梦想，直到我给他装上了横向避震系统、平衡杆、尾翼和差速轮，它才开始慢慢走进现实。

经过我上百次的操作实验，除去零件损坏等不可逆因素，关于迷你四驱车为什么不会启动，基本集中于三种故障：一是零件间的额外摩擦，二是铜片与电池接触不良，三是车辆的齿轮系统传动效率下降。对于前两种故障，只要发现即可解决。至于第三种故障，却是很微妙，因为它有两处相交轴齿轮系统，这代表马达的旋转方向在巴掌大的玩具中改变

◇枣园回望

清晨
风从枣林穿过
穿过记忆的闸门
吹落战火熏染过的灰尘
晨曦深情地从宝塔划过
我终止对山川的远眺
转身回望
把目光投向枣园枝叶间蕴藏的时光
回望窑洞前的小纺车
掀起了大生产
打碎了封锁线
回望警卫队操场
生死价值的论断
闪耀着为人民服务的光芒
回望书记处礼堂
振臂一挥
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坚毅打响
回望窑洞不眠夜
透出窗棂的灯光
把中国的未来和前途照亮
我把回望装订成一本书
再三捧读
写近百年的屈辱入诗
一边回望一边泪殇
绘千万里的江山入画
一边回望一边激昂
把尊严和自强写上
让历史变成力量
用血性和铁肩担当
让迷茫重树信仰
信天游的歌声不绝
安塞的腰鼓声齐响
复兴就在前方
回望枣园
岁月让我们畅想
从这里走出
一个富强的国度
再一次屹立在东方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前期，市场经济的大浪突然扑来，文学猝不及防，似乎一时间陷入了至暗低谷。据很多出版社已撤销文学部门，编辑们纷纷跳槽谋生，如鸟兽散。更吓人的说法是，一些名头显赫的前辈大师，其新书征订的结果，常常也过不了两位数，逼得出版社只好退稿。

有一次，某作家应邀去大学讲文学，另一作家朋友，已改行当上广告商的，瞪大眼睛惊讶不已：他还去干那事？

好像那年头讲文学就是堕落得不知死活不可药救。

海南的形势当然更为险峻。因为办大特区，因为底子薄却要在全国率先试水市场经济，很多文化部门一时不知所措，甚至丢盔弃甲面目全非。文人们都在“以副养文”，办餐馆、卖饮料、种瓜果、拉广告、炒钢材指标……我所在的作家协会，还接待过不少神秘客商，问我们不要狗熊（可以取熊胆汁做药），要不要退役军舰（可以拆解船体卖废铁），可谓无奇不有。这时的海南出版社，断了“皇粮”，几乎一步到位裸身“下海”，实行了文化事业单位的全面企业化，不得不紧急动员，化整为零，各自为战，各显神通，无论强弱老少，都得自己去市场里找饭吃。以至一段时间内，挂着牌子的那个社本部唱“空城计”，员工们都不知去了哪里——这也难怪，海南就这么点人口，就这么小的市场，他们不撒开脚丫子跑全国，还等着饿死不成？

一个腼腆的青年就是这时候找到我，自称是海南出版社编辑，叫洪声，想来约一本散文集。

我大感意外，好像一个文学的“地下工作者”突然现身，说出接头暗号，让我莫辨真假。

散文？还直指人心？还诗意和哲学？他们就不怕给自己埋雷，炸翻自己脆弱的收支平衡表？我说我不会玩通俗，所谓武侠、言情、比坏比烂

了。

H 鸣鹤之应

书友一杯茶

韩少功

的那一类。我还解释，我知道自己的市场很小，散文更不比小说，不比长篇小说，没多少油水。但对方笑了，说他们不在意经济风险，看中的恰恰是一种不附潮流的精神抗争。一杯茶喝下来，他谈到我的一些近作，还谈到张承志、何士光、史铁生、王蒙，谈到他对文学的诸多见解……这真是一些久违的话题。直到这时，我才发现来人不仅仅是一位书商，更是一只书虫子，时时在暗中窥探文化动向。就像我后来常与同事们说到的，这样的编辑把职业与志业分得很清楚，把谋生和谋道分得很清楚，有时只消一杯茶的功夫，只消几句评点，就会让很多作者高看一眼，暗记心头。相比之下，那些只擅长送礼、宴请、陪玩、吹吹拍拍的编辑，那些不分香臭、见名人就追和见热货就扑的人，却说不出任何一句有见解的话，即便有时也能大赚，但事后在行业内被人们说起来，常常只有一笑之下呵呵。

我的随笔集《海念》就是这样交给了海南出版社。据说该书还发行得不错，在境外获得译介的也多——这在红尘万丈铜臭熏天的当年，同样让人意外。

今天，海南乃至全国的市场经济，经过几十年发展，已渐趋健康和

成熟，包括经济与文化的失衡状态也逐步得到修复。作为本土文化工程的重要支撑，海南出版社已爬沟过坎，苦尽甘来，根深叶茂，正面临新的发展机遇。我和我所在的团队，多年来一直在与海南出版社的合作中实现共同成长，包括支持本省一些青年作家、诗人出版新作，也包括一套尚未完成的大型地方历史文献丛书《琼崖文库》（估计将近百卷）——具体负责这一套丛书的是刘逸，一位忠厚和略显木讷的编辑，做事非常专业。每逢我回到海口，他也总是与我约一个地方，一杯茶喝下来，聊一聊选题、校勘、翻译、注释、纸张、版式、资料线索、译者或作者的挑选和比较……他每次带来的大挎包里，总是沉沉的满满的新书，散发出纸墨的清香，既有社里的各种新产品，也有他推荐的其他好书，总是逼得我满载而归，随后的几个月里，眼睛和脑子都不够用——也许，有这样的编辑不断从旁导读和催读，老家伙的智商退化大概可延缓不少，一个人想落后和自绝于时代也难啊。

不难看出，这也是一位读书人，爱书人，识书之人，身处江湖却冰心永在，总是惦记着文明的往日与明天。

我无意夸张自己与这些编辑的交情，也无意夸大这些合作事务的价值意义，甚至完全知道，我和朋友们还做得太少。海南出版社也还可以办得更好。我只是想说，天涯何处无芳草，人逢知己慰平生。一个人的一辈子，只要衣食无虑，可以没有豪宅，没有官阶，没去过南极和月球，没碰上这样或那样的美事，但一个人大概不可没有夜深人静时娓娓深谈的朋友，不可没有让人眼睛一亮和全身血热的话题——否则几十年匆匆忙忙下来，钱来钱去的，是否有点乏味？

与这样的书友一起喝喝茶，海阔天空一番，乐莫大焉。

H 诗路花语

竞渡的龙舟

倪俊宇

自华夏五月的渡口启航
沿着千年不变的怀念的航线
在虔诚民俗的波光光影里
演绎仰望的力度

激情的板桨，划动端午
舞动楚辞的风韵
铿锵击水的鼓点
赛张了一江波涛
赛张了一腔热血
在一代代岁月的逝水里
追寻民族遗落的脊骨
追寻漂泊的浊世良知
竟渡！竟渡！
谁将龙骨嵌入飞舟的脊梁
让奋发争流的心声
飞凌时代的河面
竟渡！竟渡！
千遍万遍追寻
划不尽怀念的涌浪，撒一路
阳刚之气，划向八方心域

有银髯老子发问：
路漫漫其修远兮
你敢上下而求索？
听，竟渡的激情呐喊
卷涌成千古的涛声
在不歇的追寻中啊
驶向一种精神的彼岸

海路

方世国

每个夜晚
我们都把星星的光辉
勿略不计，关心这片港湾，桅杆上的
灯盏，一盏接着一盏，把海面喧染
夜渐深，渔火阑珊处的潮水
已经疲惫，泊在海面上的
小船，多么孤独
多么寂寞
我也困了，该回到大海边
我的这间小屋入睡
夜，这么深沉、冰凉，你仍不敢打盹
望着夜空的星宿，等待那颗闪烁的
北斗，指给明天驶出的
那条海路，明朗一些
开阔一些

光

吴红玲

七月七的鹊桥
无月，只有几颗星星
我在桥上种棵桂树

当早春的雨
催生了二月蝴蝶
三角梅燃烧成焰火
桂树也将形成潮汐

形成绿肥红瘦
大小长短不一的句子
是我给你的留言

黎歌

唐鸿南

那个爱唱黎歌的人，每个清早都要面向大山深处放声歌唱。

似乎要给每个无名的山唱出有名的名字。

歌声穿进丛林，瞬间回荡，惊醒了静寂的鸟声，纷纷热闹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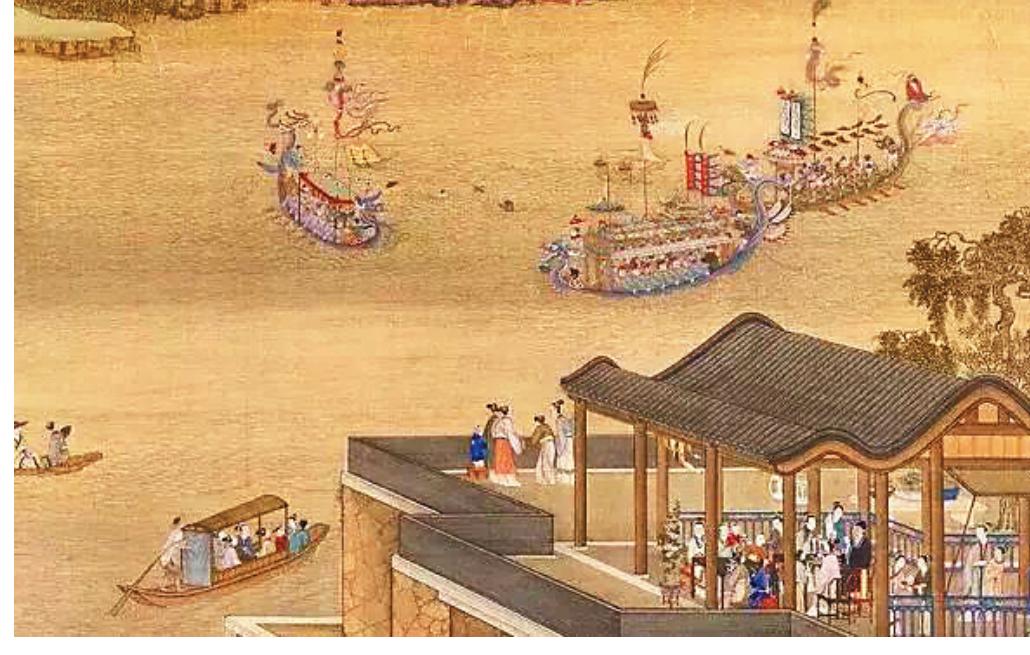
这个人也许不知道自己所唱的黎歌，最初也是从这片片丛林里，被鸟声翻译出来的。

只是这样的歌谣已经很少被人欢闻，和被人记住。

然而，不被发现的东西，并不等于没有用处。

只要丢失的鸟声还在，丛林还在，流水还在，人烟还在。

我想，那些悄悄地惊喜，将会悄悄地生长回来。



生不熟试到全熟。粽子一起锅，大家又会挑出一两个给别家试试味道，结果一来二去，家里二十几个粽子又换成别人家的了。

父亲是最爱试锅的人，每次粽子一煮熟，父亲都得试个六七个才罢休。村子里的人都笑话父亲太能吃，其实是母亲把粽子包得太大了。如果时光真能倒流，我多么希望能再看到父亲开心地试吃粽子的样子啊！现在的我们就算把粽子拆好放在父亲面前，他也是再也不敢再吃了。

为了让粽子的保质期更久一点，当天晚上母亲会把所有的粽子放在灶膛里烘干。夜里我会陪着母亲把粽子从灶膛里取出，一个一个地摆放在竹匾里。整个端午期间，我们都可以尽情享受着母亲为我们所特制的美味的粽子，剖开粽叶，轻咬一口就能咬到入味的瘦肉和虾米，馅儿的分量永远比糯米还要重几许，唇齿之间永远都弥漫着那迷人的粽香。

结婚之后的端午节我就再也吃不上粽子了，一是夫人基本上是不包粽子的，二是买来的粽子永远没有了母亲煮的粽子的味道，要么是没有瘦肉，要么是没有烘干，吃上一口就可以腻上好几天。慢慢的，我又回到了再也不愿意吃粽子的时候了。

我是多么怀念那些陪在母亲身边的充满了仪式感的过往，每一个日子都会被她细心地经营，让你觉得细水流长的生活里全是美好的期盼。就像现在，又到了粽叶飘香的季节，又想起了母亲煮的粽子的味道，我忍不住又想给她打电话了，我想说，妈，回老家吧，回来我们一起包粽子。

